

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  
发布,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  
依据,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  
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以免发生  
纠纷,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如  
发生任何纠纷,本报概不负责。

中缝广告诚招地区代理

大安地区代理:王聪

13278177607

柳河地区

13844559606

省内其他地区

0431-80563797



## 酸甜的记忆

□程振洋

从公园晨练回来,经过马路露天市场见一妇女脚下放着满满一筐黄杏,柔和的黄里透着微红,甚是诱人。我问,这杏是自家树结的还是上的?她热情地答,是自家树上结的,起早刚摘下来。说着,她捡起一个捏开,你尝尝我家的杏可甜了。瞬间,杏儿特有的甜香弥漫开来。吃完早饭,先看看微信再读一会书,便冲洗一小盒黄杏,这杏的酸甜,让我想起少年时家乡杏的滋味……

我少年的时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是人民公社时,暑假时大人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哥哥姐姐按父母的吩咐去田野给猪、鸡、鸭、鹅割野菜,我们这些小半大孩子,愿意去就跟着,不愿意哥姐也不强求。假期我们就像生产队的小牛小马一样自由自在。正是家家院子树上果子陆续成熟期,小红樱桃临近假期已被吃光,黄杏正是馋人时,为此一放假我们就满屯子乱窜,瞅谁家树上的杏又大又圆又好吃。

我们这些馋嘴的家伙,这时不恋帮,常常是要好的几个邻居,仨一伙俩一串在屯子找。我们这一帮是我同姓前趟街的三人,最想吃的是后街最东头郝二

大爷家后院两棵大杏树上的杏。他家大哥在镇中学教学在镇上住,三个姐姐都出嫁了,没有可攀附的小伙伴到他家窜门。二大娘患哮喘病不能去生产队劳动,夏天常在树下乘凉,他家还养着全屯子最大最凶的黑狗,最让我们胆怯的是郝二大爷。郝二大爷是我们队头车的车老板,他打起耍滑不出力不听话使唤的马,又凶又狠,鞭鞭见血,每个生产队新上套的马不听话,都找他去训,一下午时间无论怎么调皮的马都能驯服,年轻时就被叫做“二老狼”,更让我们大小孩都害怕的是他那张没有笑模样的脸。我们几人认准了他家的杏,就琢磨怎么样能吃到嘴。我们从家里拿出玉米面饼,先到郝家门口转悠,黑狗出大门冲我们大叫,就扔过去一块玉米饼,几次后它见了我们就不凶了。但白天有二大娘在,我们也不好意思进院,为此我们决定夜里去偷。

有个清爽的夜,我们同姓三人等到夜半,只穿背心裤衩来到郝家门口,黑狗叫了两声,见是我们就摇起尾巴。我们弯腰跑到树下,像猴子爬上树,捂着树枝不管生熟大小,拽着杏子往背心里装。带露水的杏子和树叶,

让肚皮感到凉凉的。我们忙得正欢时,听到屋门吱一声,我们停住手贴在树干上,见二大爷光着上身走到房后,哗哗地撒了一泡尿,头也不抬地就回屋了。过了一会儿,见没动静,我们把背心前后都装满跳下树,双手捂着背心上口回到各自的家,把偷来的杏藏在小仓房里。

三天后,我们吃没了偷来的杏又馋了,下午又来到郝家门口,见二大娘和黑狗在房东阴凉处,正想逃走,二大娘喊着我们的乳名,把我们叫到院子。我们想那晚偷杏被她们逮到了,要挨骂,都怯怯地站在她面前。二大娘转身回到屋拎出一篮子又圆又大熟透了的杏。她放在我们面前说,这是你们二大爷晌午上树摘的,这些你们都带去吧,吃没了白天来摘。我们家没有小孩子,我们老两口能吃几个?听她这么说我们的脸都热起来,不好意思拿了。二大娘见我们不动手,就骂道,你们几个小崽子,难道还让我送到你们家吗?

光阴的长河一流就是几十年,把满脸稚气贪吃贪玩的少年,冲刷成两鬓斑白的人,但想起年少不懂事时的糗事,害羞中更多的是温暖。

## 碾磨情

□曹臣

在我小的时候,乡下还处在“石器时代”,碾米、压面用石碾子,磨豆腐用石磨。石碾子、石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可马架子屯穷,没有几家安得起碾子和磨,碾子和磨不够用。特别是每年腊月,淘黄米的、做豆腐的人家会抢碾子占磨使用,遇有两家“顶牛”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会发生口角。没抢到碾子或磨的人家,过了年三十儿,还没包上黏豆包,吃不上豆腐。

直到李同有大爷家安上碾子和磨,才有所缓解。

李大爷年轻时,是在石场制作碾子和磨的石匠。因为生意不好做,石场要裁员,他就被辞退了。他买回一盘碾子和一盘磨,在自家安上。他说,我没别的能耐,用这碾子和磨来回报乡亲吧。

原来,李大爷常年在石场干活,屯中谁家有啥忙事他帮不上,可他家拖坯、垒墙、盖房子,乡亲没少帮忙。更令人感动的是,一年冬天天下大雪,他在石场没回家,媳妇用木炭生火取暖中

毒了,人都要不行了。屯子里的几个人,顶风冒雪,把她抬到十几里外的医院去抢救,终于保住了性命,一点儿后遗症没落下。

李大爷的碾子和磨,屯子里各家随便来使用,没有牲口的就套他家的毛驴。他看着这碾子和磨为他还人情,感激地叫它们“老伙计”。他非常爱惜“老伙计”,每天都到碾房磨房看看,碾框、磨杆、牲口套,哪儿不当当了就收拾收拾。碾砣子、碾盘磨光了,磨口的沟磨浅了,就用鍤子鍤一鍤……

有一年腊月二十几的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吵嚷声惊醒了。原来是王生两口子在碾房压黄面啊。吵吵啥呢?都快过年了。他穿上衣裳提上鞋就往外走。

灯火通明的碾房里,毛驴在碾道上站着,碾框掉在碾盘上,王生冲着媳妇吼着:“……碾框拔卯了,你倒是把驴拦住啊,别让它往前拉……面都要压完了,还把碾框弄断了!”

“要过年了,王生,别吵吵了!”李大爷看着断了的碾框说,

“做这碾框时,没有木料,就把一块过性的木头用上了。你看,这是旧茬儿,不怪你们,谁使碾子这会儿都得断了。

“这不全是新茬儿吗?你老爷子是给我吃宽心丸啊!”王生感动得差点掉泪,忙说:“对不起了,李大爷,明天我找木匠,把碾框修上。”

“不用,我有木料,有家什,一会儿功夫就收拾上了,费不了多少事。快把牲口卸了,回家睡觉去吧!”

后来,生产队长和李大爷商量,为了便于统一管理,把他家的碾子和磨挪到喂马站去。但他仍然关心着他的“老伙计”,少不了常去看看鍤碾子、鍤磨,还是他的活儿。他不慌不忙,一下一下地鍤着,还说是在跟他的“老伙计”亲近亲近……

有一天,他出门从外地回来,听说生产队安上了磨米机和电磨了,把搬出去的碾子和磨,扔到甸子上去了。他连家都没回就赶到北甸子,看着躺在荒草中的“老伙计”,拍拍这儿,摸摸那儿,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

## 山花(外一首)

□叶淑华

伴着清晨晶莹的露珠  
轻轻睁开她羞涩的眸  
在山崖 在田埂 在石缝  
骄傲而大方地绽放了  
一个季节 饱满的热情

她啊 从不与人争夺芬芳  
更不会 将自己  
婀娜的身姿与豪迈  
悄悄隐藏

她啊 远离尘世喧嚣  
在风雨摇曳中  
顽强地绽放  
用一腔纯洁 净爽的美好  
静静涂抹着自然万物  
默默吐露着馨香

她的淳朴啊  
透着自豪与倔强  
她深深地知道 是谁  
将一个艰难的日子  
塞进了灶膛  
烧开了凝重的大山  
硬生生揉搓出了一条  
阳光大道

写不尽  
山中人家履历的沧桑啊  
吟不完  
山中人家孕育子孙的温床

哦! 美丽的山间花朵哟  
如同广大的山村人家  
一样质朴善良  
她们默默耕耘繁衍在

这片黝黑黝黑的土地之上  
灿烂的精神啊  
山花般绚丽 淳朴 茁壮  
……

婀娜的莲  
夏 什么时候跨进了门槛  
我们放眼 看啊  
山河美景如梦如幻  
多少嬉戏 在碧水清莲间  
盈盈流转  
远山眉黛上  
又悄悄簇攒了  
簇攒了 多少思念……

那些流年的梦幻  
停留在  
山花烂漫的指端  
谁还记得那些害羞的莲  
携着怎样的执念  
香袖中  
那一片火红 火红的艳  
羞红了谁的脸呢?

哦! 婀娜的莲  
你风姿婷婷  
眉眼弯弯  
幽幽一池碧水中啊  
你甜甜地 甜甜地  
绽放着笑颜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你娇羞 俏丽的模样啊  
醉了谁的心  
又暖了  
谁的怀呢……

## 心在天上

□简然

躺在松软的草地上  
在树影之下  
在泥土和草儿的芬芳中  
看蓝蓝的天和流淌的云  
似梦一样,心在天上

蓝天是爱的海洋

我是偎着蓝天的  
一朵白云  
温柔的怀抱里  
接受阳光的沐浴  
相拥在一起  
像阳光和空气  
梦幻一般,心在天上

## 地

## 土

## 黑

